羣鶯亂飛

文：湯禎　畫：家路

你不回去也不成問題

明天下午，沈蕙接到尊尼馬的電話，她搶着說：

「昨夜你在看電影？」

「你們也在看。」尊尼說。

「有事嗎？」

「我想到你家中來了。」

「來吃飯？」

「我有應酬，飯後來吧！」

「也好，我知道你目的。」

「相信是你的安全期了。」

「確是安全期，你對我眞了解。」

「祇爲你是我唯一的女朋友而已！」

「拜拜！」

「回頭見！」

這天三點，徐太仍來，沈蕙感到她來得好了，由于這天是自己返工以來主顧最多的。七點，徐太回去，已有十五個主顧來購了貨去，徐太盡了大力。八點，還有一雙夫婦來，兩位波士送客後，她們回家了。

沈蕙在家進晚餐洗了浴，穿上睡衣，十點三刻，尊尼到。再一小時他們上床了。當她從夢中醒來，開了床頭燈，是凌晨五點了，尊尼還酣臥着。她用了洗手間再睡，醒來是八點三刻，尊尼已走。她返工後不久得尊尼電話：

「昨夜，我打算最遲三點回去的，忽然不能醒來了。」

「你不回去也不成問題。」她說。

「由衷之言？」

「最好是回去。」

「你不把我叫醒，我有些感激，你昨夜不會醒來過。」

「醒來若是三點左右，我會叫醒你，醒來是五點了。」

「原則上你要我回去？」

「是的，我們是朋友，並非同居。」

「如果我們同居，你是不能再有那個老朋友了。」

「怎麼不能有？我和他之間是純潔的，你目前是我唯一的上床男朋友。」沈蕙低聲說話又用手不令自己的聲音外揚。

「有時我也想到我們的前途！」

「前途怎樣？」

「我要坦白：我妒忌那個老朋友。」

「主顧來了，拜拜！」（四七）

風雨廣播道

陳浩泉

蜂語風言

難有實效

本港資施甄別越南難民計劃，但伙食照樣供應。

實習有關？

據說過去未婚媽媽多數生是否實習性教育。

理想臥底

據說區議員部分有「臥底」。可否用作反黑？

鴛鴦世界

蕭蕙：圖　主樓俗戰：文

七四：霧水夫妻反而多情

一宿燈下同夢，睡到八點，同浴後便收拾衣物，出至不遠的上野，回來到一間名華盛頓的大餐廳——「西洋餐可歡喜？」王友春看這女郎的眉間和眼神，他喜興地問她，她說：「和食不夠營養，早餐還是歐式好。叫法蘭西早餐。你看我做什麼？」

「我發現你十分快樂！眞情流露！」

她紅了臉，點了餐後，低聲對他說：「你可有同居的女人？」他撒謊，作誠懇樣笑道：「沒有，我還未婚，須等研究院畢了後再談。」

「芳子怎樣？她給了你的特長了，記住，如果她知道你似同我昨夜一樣，她可能會與你同居，但同居不如露水關係，一定不久就散開的。她對男人選擇嚴，她不是個結婚的人。我現在儲蓄，爲作嫁妝，因爲我不是處女了，沒有東西給未來的丈夫了！」這話多誠實，使王友春動了愛情之念。兩人吃着時，她忽然一笑：

「試過你這一夜，希望我們維持露水關係！也就是密友關係，互相滿足性的需要，如果你滿意我的身子的話。」

「好！一定！凡你要我帮助的地方，我都應允！」——「我不要你物質的相助，你確實有特長，任何女人會抓住你的。記住，不可換太多的女人！」兩人成了好朋友了。

他有點捨不得她了，她給了住宅電話和地址：「再見了芳子，不必提到我，她也不會問的。她已在我的眼上，付給我五萬元了，我謝謝你就是了。」——「爲什麼她爲我付錢呢？這種錢是必要男人自付的！」伊前涉反對，她說：

「男女平等才有幸福，芳子內心歡喜你，所以希望你快樂，送我給你，你昨晚算有點快樂吧？」兩人早餐後，不再牽連，便各乘歸家的車，握別了——「一定再見？」她說。

「昨晚到現在，我只出了房間錢、車資、消夜、早餐，眞正慚愧。」

「他趕回家是十點半，小崽子在等候，抱住他問：「香港來的朋友，一定要遊許多地方了？」他吻她答道：「我們只禮拜五後才有時間，他們來了三人，今天遊箱根去了。你昨晚一定忙極了。」

「昨晚我得到客人例外賞三次，我積起來，怕萬一大事要花錢！日本同中國風俗一樣，嫁妝關係一個女人一生的幸福！」這話令王友春暗中抽了一口冷氣——「又是這一套！」小崽子在他耳邊說：「今夜我十點便回來，你等我。」

十六：安排正區級她做

青春作伴　方王

在吃館子時，章國棟便向安琪透露心意，希望她留在雲浮工作，而且跟他組織小家庭。章國棟還聲言，只要她願意留下來，他會安排一份正區級的工作給她。他說：「你應該知道，一間始工作，就能做到正區級，那是十分不容易的呀。一來是你在土改中表現好，二來是雲浮缺人手。」

安琪却有點猶豫，這自然是一個好機會，她在文藝學院讀書兩年多，下鄉的時間比上課的時間還要長，眼前就快到畢業的時間，她學到的東西並不多，而且，她還有點自知之明，自己對文學並沒有多大出色，不是業務尖子，反而對入團、有個未婚夫，這問題是她前途的一塊絆脚石。

於是，她向章國棟坦白表示：「我接受你的好意，也願意留下來工作，只是，我在廣州有未婚夫的事，黨組織都知道，這事又怎樣解決呢？」

「只要你同意，那就容易辦了，由黨組織替你出面，通知中大的那位劉松生，讓他與你解除婚約。這件事情很簡單，你是黨員，他是非黨人士，爲了保持黨內秘密你無法跟他生活在一起。」

事情眞的這麼簡單，章國棟憑一封信解決了問題。

港源桃外

辛海

二五五：走捷徑灘海去

聽見「桃柳村人」四個字，慧清很敏感，忍不住說：

「原來，還有桃柳村的後人在清水邨做事的！」

「大坤哥孩子時期，便讓父母送給長洲的姨丈姨母做兒子，他們無兒女，大坤哥兄弟多，他是最小的一個，便被送出。桃柳村忽然間失踪後，大坤很悲傷，很懷念，常常走來清水邨憑弔家園故址……他來得多了，見清水邨要請輪渡駕駛員，他應考，他在長洲一向跟養父學開船，也考到駕駛執照，一做五六年。」李船說。

「你有駕駛執照？」媛媛問。

「大坤哥來清水邨做駕駛員後，有空就教我，他也鼓勵我去港島海事署考執照。」李船說。

現目，李船帶頭，他和母女倆從山岬小路向背面的小灣角走。這是一條從清水邨海灣，走向五間屋山下小海角的捷徑。

「你是五間屋的人？」慧清忍不住問。

「就是。」李船點頭。

「家裡人……」

「只有個媽媽。」李船說。

媛媛口快舌快：「我吃過伯母弄的家鄉菜，很好吃！特別那道梅菜蒸豬肉。」

「你？」慧清橫目睨視。

「我回東涌度假時，常開快艇來五間屋山下，找李船。」媛媛說。

慧清的心，讓什麼牽扯了一下，她想——我的顧慮並不多餘，李船的確是一條長繩！

「你呀！一年中難得這麼一段假期，原來是用在——」

「我那段秋天假期，過得很有意義！」媛媛說。

三個人走完灣角小沙灘，移近那艘懷着帆布的風帆。

慧清走近風帆，看了看船身的「H·S」字樣。

李船解釋說：

「H是媛媛，S是船。」

慧清滿懷疑惑地盯望女兒：「你是——」

美蘇蝶影

東尼亞

天涯俠客無刀

秋風·圖　蝴木翊堅·文

四七：將有重要任務

「不久，」雷文把臉一沉，一臉嚴肅的神色，「你將有新的重要任務……」

「我將樂意効勞，同時感到榮幸！」史密夫急不及待地插咀說。

「完成了這新任務後，你的軍階肯定晉升了一級，甚至兩級，」雷文故意壓低聲調，「這是我特別關照你的，你不能對別人亂說，洩漏這風聲的，因爲這次晉升的機會，不少人爭着呢！」

「是的，」史密夫點頭，「我也略有所聞。老實說，肥肉誰個不想爭着吃呢？但這也要付出代價的。」

「競爭也要講條件和實力的，」雷文馬上鼓勵他的下屬，「你有足夠的條件和實力，在這次競爭中你會獲勝的，因爲我相信我自己的眼光，我是不會看錯人的，這條件是，從外形和外貌，你已獲得先天性條件，而後天的條件是，你精通俄語，在我們的兄弟中，就只有你一個了，任何人都比不上你。」

「你太過獎了，」史密夫面露得意之色，「俄語訓練班的同學也有不少是成績優異的。」

「但僅是初級班，」雷文眨眨眼睛，「他們即使是優等生，只是小學年級的優等生，而你簡直是博士了，相差何只千百里？」

「十年了，我學俄語也十年了。」他忽然感慨起來。

廣東酒家

四七：感到身心交瘁

這麼一想，黃威廉心裡倒覺得坦然了。

可是，假如眞的要他現在立即離開電視台，離開自己的工作崗位，他可有點捨不得。電視工作到底是他的興趣啊！而且，這麼多年了，自己在這方面已經花了不少心血，一旦放棄是不是可惜點呢！當然，做了這麼多年的「電視人」，日夜拚搏，他實在已疲累不堪，有時候眞的感到身心交瘁，他是想休息一下的。只是，對電視台、對目前的工作他仍有一份感情。一時之間，如何取捨，他倒猶豫不決了。

但是，一想起公司這次近乎無理取鬧的做法，黃威廉心頭上的火立即又冒升了——豈有此理，這簡直欺人太甚，我無論如何嚥不下這口氣！……如果幹得不開心，那這個地方還有什麼好留戀的呢？

黃威廉把身體靠在寬大的椅背上，深深地吁了一口氣——也許，這時我該有個抉擇了！

辦公桌上電話突然響了。黃威廉只好拿起聽筒。

「黃先生，你的電話。」是蘇珊的聲音。

「誰打來的？」他問。

「嘉利唱片公司的李先生。」

「說我不在吧！今天我所有的電話都不聽！」黃威廉說。

「好吧！」

放下聽筒，黃威廉繼續想他自己的事——我是不是要找個時間和鄒永亨單獨談談呢？不過，這會有什麼作用嗎？

——既然他親自在會上提出了這樣的安排，而且一再聲稱公司這一安排自有它的道理，那麼，這說明他的主意已定，也許，這個建議已經在董事會上通過，那麼，我和他還有什麼好談的呀？

——而且，今天的鄒永亨已經不是四、五年前的鄒永亨，他對我沒有當年那麼親切、信任、尊重了。

鍾翠珠剛剛做完了早操收腰運動，電話響了。

「早晨，那一位？」

「珠，是媽媽呀。」

「什麼事，這麼早就打電話來了？」

「你說早，我們這裡是晚上了呢！」鍾老太說，「我建議你及早回來，否則，你會失去了丈夫。」

「媽，又聽到別人說閒話了？」

「這個人我是很有信心的，因爲我花了錢，請的私家偵探。」鍾老太至此，便一口氣的訴說聽來的消息。

鍾翠珠聽來，却沒有新意，她道：「媽，你帶着有色眼鏡看人。」

「不，那是眞實情況。你一定要趕快回來。」

「好的，待孩子稍爲硬朗一些，我就回來了。哎唷，孩子哭了，收綫罷。」

鍾翠珠截了電話綫，急急忙忙入房，把小床上的周海明抱起來道：

「明仔，媽來了，不要哭，撒了尿不舒服嗎？」

她爲他換尿片，忙過不了。剛才母親的話，已忘個一乾二淨。

孩子吃了奶，不哭了，鍾翠珠呵護着孩子，周海明慢慢進入甜蜜夢鄉。望着兒子的睡態，鍾翠珠欣慰地笑了。鍾翠珠運動後洗澡，感到十分舒服，之後，又做早餐！

城市之光

匡成

婚外情（一）

廣東酒家

四七：矮仔多計

花柳培曰：「一個叫李勝，一個叫李勇，叫佢哋阿勝、阿勇喇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好，你將啲錢攞出去畀佢哋喇。」

花柳培行出經理室不久，嚀囉文接踵而出，阿勝、阿勇兩個，齊聲多謝。

嚀囉文曰：「阿勝、阿勇，咁講法唔似手足，你兩個有事，就在此處飲酒，橫掂酒吧未到開門時候。」

阿勝曰：「文哥，我哋兩兄弟在此處陪你，班仆街擺局，中了空實，可能來找晦氣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咁我又不怕，兩位手足咁有心，亦不妨留低，睇下有乜蠱惑。」

花柳培曰：「文哥，我扯多十幾間友來如何？」

嚀囉文曰：「不必，阿培，有需要再算。」

嚀囉文的確扯火，馬錦祥明明話批貨值四百幾萬，但離譜到只得一半，害到自己爲了做成生意，獻身畀表妹阿珊，認眞唔抵。

嚀囉文一向自視甚高，自己睇不入眼的女人，眞係送埋綫來亦不要者也。

但已經同阿珊老母借了四百萬，如果做唔成生意，要畀利息，自己又不想攞到出面，慘在又冇法子話得畀人聽，今勾正一床板夾矣。

嚀囉文一個人，坐在經理室內度計，諗落花柳培亦可以信得過，於是召回入室，將事件始末講了一遍，曰：「阿培，俗語話矮仔多計，我周時鬧你做人太細做卵太大，只不過順口講下，希望你不介意。」

花柳培笑曰：「文哥，你係我老細，我又點會怪你，不過我生得細粒的確做人太細，做卵嫌太大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阿培，你對這單嘢睇？」

花柳培對馬錦祥嘅個月來收買怕費，已經十分唔妥，你有半斤，我有八兩而已，乃曰：「文哥，由這件事可知馬錦祥份人不可靠。」

嚀囉文曰：「唔，我知，我係話應該點？」

廣東酒家

廣東酒家：文嚀囉

歌長田

廣東酒家

廣東酒家：文嚀囉

廣東酒家

廣東酒家：文嚀囉

廣東酒家

廣東酒家：文嚀囉